

| 孟建伟 | 著 |

轻松学写

应用文

QINGSONG XUEXIE YINGYONGWEN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XIANDAI YINGYONGWEN
ZHUANYO

现代应用文 专用技法

| 孟建伟 | 著 |

轻松学写
应用文

QINGSONG XUEXIE YINGYONGWEN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XIANDAI YINGYONGWEN
ZHUANYO

现代应用文
专用技法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应用文专用技法/孟建伟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2. 12

(轻松学写应用文)

ISBN 978 - 7 - 5440 - 5852 - 0

I. ①现… II. ①孟… III. ①汉语 - 应用文 - 写作
IV. ①H1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3052 号

现代应用文专用技法

XIANDAI YINGYONGWEN ZHUANYONG JIFA

责任编辑 海晓丽
复 审 李梦燕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薛 菲
助理设计 陶雅娜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 -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晋中市万嘉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8.5

字 数 13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5852 - 0

定 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4 - 3282148。

应用文写作的“一三三四” (代自序)

关于应用文写作，你想知道些什么？

文体概念、特点、分类、格式、写作要求……这些絮絮叨叨地充斥于教科书里的东西，你还会有兴趣吗？这些内容分布在好几百种文体里，你记得过来吗？正因为记不住，所以你是不是在写一些文件材料时经常要“现用现查”，或者找几篇同类型的文章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地套写一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恭喜你：你做对了。

这当然不是说应用文教材里的知识一无用处，而是说，知识的教学和知识的运用常常是两码事。知识的教学讲求系统性，内容要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教学内容的设定通常不会专意去考虑它该在哪里用，该怎么用，而是考虑体系的完整性和自洽性。知识的运用就不一样了，它往往是在有需求的时候，从知识体系中挑拣、抽取某一部分或某些方面，只要它能派上用场、解决问题。

这种“学”与“用”的矛盾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教学，它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设计要求分步骤系统进行；作为实践

领域的工具，它又必须挣脱“系统”的羁绊，专心关注那些对操作有指导性、参照性的东西，绝不会等到系统掌握了知识之后才去行事。“学”终究是为了“用”，因而在“用”的领域，我们还需要对“学”的领域的知识进行再整合。为了帮助大家把握应用文写作最起码的观念、原则和实践路径，我们不妨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从写作动机角度看，应用文有一个中心，即处理事务。这是应用文写作的根本目的，也是作者应该树立的最基本的写作观念，写作中也必须围绕这一根本目的去展开表达。应用文的功能其实是很单一的，它的“处理事务”的功能大多随着事务的结束而结束。至于少数应用文具有教学案例功能和文学鉴赏功能，或者一些公文还具有档案查询功能，但都已经不是当初写作时的本意了，而是其他领域的需要。文本的生成动机，以及同一文本在不同领域的使用动机，是不可以搅在一起来说的，不同时代的应用文也有不同的承载功能，因此，在应用文写作实践问题上，最好不要用《出师表》、《陈情表》等等来说事。假使诸葛先生和李密同志活到现在，遇到向领导上书时，你让他们“临表涕零”、“不胜犬马怖惧之情”，人家也不会听你的。

如今，带着文学鉴赏的眼光去讲授应用文写作的教师确实不多了，但心中无“事”而眼中只有“文”的教师却为数不少。正因为“事”的缺位，“文”便成了一种孤立的、静态的文本，于是教学内容被局限在“格式加例文”的小圈子里，写作能力的培养变成了“印证”能力的强化，一旦作者手头有了可以“现用现查”的工具书，这种教学的权威和价值就立马土崩瓦解。应用文本来就是因处理事务的需要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因事生策”或“由事设法”的角度来理解应用文文本与“处理事务”之间的关系。

第二，从写作工具角度看，应用文写作有两个凭借，即逻辑和语言。逻辑解决思维的规范问题，语言解决表达的问题。当然，实践中这两个方面是合而为一、相辅相成的：表达得不准确，大多与思维不缜密有关；想得很清楚，表达的时候也难免出现词不达意或表达不严密的情况。对大多数应用文来说，写作中可以完全撇开文学，但却绝对不能摆

脱逻辑；对于一小部分应用文来说，表达中需要借助文学语言，但其基本的思路还是逻辑的，是围绕“事”而设定的“法”。不信，你可以试着写一份总结，这份总结的提纲或者各层次的小标题之间如果没有逻辑的规制，结果会怎样呢？你也可以试着用文学手法写一则广告，你尽管只考虑语言的文学性，而不去考虑广告的产品是什么，产品的特性是什么，消费者是什么人，他们的需求点在哪里。这样一来，你的这则广告会不会是一个拿着银元打水漂的东西呢？

第三，从写作成品的不同境界标准看，应用文写作有三个层次，即“写出—写对—写到位”。“写出”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没有“写出”，写作活动就不能成立。但是仅仅“写出”还远远不够，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体式规范问题，专业知识问题，政策规定问题，文不对题的问题，语法、逻辑和措辞问题，等等。所以你还得再上一个台阶，做到“写对”，即排除前面提到的各种问题。做到了这一步，事情也还没完，因为“写对”的东西中可能会有遗漏，有的应用文体（如合同、规章和政策性文件等）要求写得严密无隙、滴水不漏，书信、上行公文以及各种公关文书还要求话语方式得体。这就要求“写到位”——这是应用文写作成品的最高标准。

第四，从形成文本的技术要素角度看，应用文写作有四个支柱，即写作模式、写作程序、写作规则、写作技法。这四个方面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写作模式是指某一文种包括哪些要件，这些要件各应该写入哪些内容，因此它解决“应该写入什么”的问题；写作程序是文章内容排列的先后次序，它解决“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的问题；写作规则是对表达活动进行规制的行为准则的总和，它主要解决“怎样规范地写”的问题；写作技法是写作技巧和方法的总和，它主要解决“怎样写得更好”的问题。这四个方面，在应用文写作中普遍存在，并且模式、程序、规则都涉及对写作思维的控制，而写作技法则是在合理控制写作思维的条件下实现有效表达的手段，它们的综合作用，保证了由“写出”到“写对”进而“写到位”，因此它们既是构建文本的基本要件，也是操作的基本路径。

了解应用文写作，至少应熟知这“一个中心，两个凭借，三个境界，四个支柱”。把话放到“操作”层面上来讲，要写好应用文，首先要有“把事办妥”的主导意图；其次要遵从逻辑规则、语法规则和语词运用规则；第三要树立高标准，不要抱着“写出来就成”的心态，那样永远不会有提高；第四要在遵从模式、程序、规则的基础上运用相应的技法。这就是应用文写作的特殊性。本套丛书正是以这四个原则为主线展开的。

在所有类型的文章写作中，恐怕只有应用文具有“全民性”和“终身性”的特征。一个社会人，可能一辈子不去写诗歌、小说、散文，但绝不可能一辈子不写应用文。从学会书面表达后给老师写假条、写检查，到临终前留遗嘱；从一年一度的工作计划与总结，到商贸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商函；从日常生活中交流亲情友情的书信，到婚丧嫁娶事务中写的请柬、讣言，等等，应用文的写作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

应用文写作既然是全民的和终身的，那么它就必然有层次性和阶段性。拿层次性来说，知识阶层需要提高，而普通劳动者则需要普及；就阶段性而言，不同的人生阶段或工作阶段常常需要不同的应用文文种。把它们调和在一起，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许多事情，如果抱着“讨好”的心态去做，往往会做得走了样。正确的心态应该是像一个企业员工那样尽心竭力地为客户提供服务，这个客户应该是大众，而不能仅仅锁定在高校里的大学生。本套丛书提供的“服务”可能还不到家，因此建立“售后服务体系”和“改进服务”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在应用文写作领域（包括研究领域），我们当然需要搞点“航天事业”，但日常生活中我们却更需要大力发展“地上交通事业”。也就是说，我们当然需要翱翔于天空、太空之上的飞机和宇宙飞船，但对于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者或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无疑更需要火车、轮船、汽车甚至自行车。按照这样的逻辑，本套丛书肯定不属于“航天产品”，至于它是不是你需要的什么“车船”，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是，都期待着您“试用”之后作出评价。

CONTENTS 目录

序篇 关于应用文技法的六个观念问题

- 一、走出“无技法”的认识误区/1
- 二、讲技法不等于“唯技法”/5
- 三、我就是我：应用文技法的独立品格/9
- 四、技法的背后是思维方式/11
- 五、运用技法是为了表达到位/14
- 六、远离两种例文/16

第一篇 篇章布局技法

- 一、分项式布局/22
 - 1. 横向布局/23
 - (1) 项目式列项/23
 - (2) 小标题式列项/25
 - 2. 纵向布局/25
- 二、分块式布局/27
- 三、条文式布局/34

四、模式化布局/39

第二篇 局部构建技法

一、各类标题的制作技法/45

1. 要素式标题/46
2. 文章式标题/48
3. 新闻式标题/49

4. 小标题/51

二、模式化的前言/54

1. 前言可以随便写吗? /54
2. 前言该写什么? /55
3. 以计划和总结为例/57
4. 从公文中寻找典型/63

三、模块化表达系统/65

1. “晶体管”的思路和“集成块”的思路/65
2. “组块”式写作/66
3. 两种最常用的模块/68
4. 从思维的具体层面看模块/68
 - (1) “结论—事实”模块/69
 - (2) “结论—原因”模块/70
 - (3) “情况—结论”模块/70
 - (4) “情况—建议”模块/71

(5) “理由(情况)—请求”模块/71

(6) “行为—条件”模块/72

(7) “条件(情况)—结果”模块/72

四、总写与分写/73

1. 总写与分写的第一个层次反映在整个篇章上/74

2. 总写与分写的第二个层次反映在文章的某一部分
 (“块”) 中/75

3. 总写与分写的第三个层次反映在文章的段落中/77

五、领句与属句/79

1. 证明型领属句/79

2. 解释型领属句/81

3. 阐释型领属句/82

第三篇 表达效果技法

一、条理有序的表达/85

二、严密无隙的表达/90

三、不容置辩的表达/95

四、富有弹性的表达/99

五、容易记忆的表达/103

第四篇 语言运用技法

一、写出庄重感/108

二、写出分寸感/110

三、写出行为感/115

1. 准确使用动词/117

2. 正确表述时态/118

四、写出主体感/119

后记/126

序篇 关于应用文技法的六个观念问题

一、走出“无技法”的认识误区

时至今日，应用文写作技法仍然没有自己的概念体系。一种连概念体系都没有的“潜规则”的东西，既无法纳入到教学内容中，也无法实现社会传播，无法让社会成员自觉地应用。

说不出不等于没有，不好做也不等于不能做。成功在于尝试，因此我们可以按照应用文写作的特性，试着给出一些名称（或概念），也可以就其功能进行归纳性描述。

在教育领域，对应用文写作抱有“无技法”观念的人恐怕不在少数，这是只要浏览几本应用文写作教科书就可以得出的直观印象。从这些教科书里，我们绝难找到有关写作技法的章节，即使找到些凤毛麟角，也大多是一般意义（即表达方式）上的叙述、议论、说明，或者是诸如定义、划分、诠释、比较等常规说明方法。

我们可以请教一位在讲坛上教了几十年应用文的写作老师，他能够给我们的答案多半也是上述内容。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人天生喜欢刨根问底：上面这些技法在其他类型的文章写作中也要使用，用在应用文写作中总有点隔山打牛的感觉，那么有没有像文学写作技法那样真正属于应用文自己的技法呢？

这可是一个敏感而又令人尴尬的问题，因为它触及应用文写作研究中的一个“硬伤”：一谈应用文，人们就可以从《尚书》说起，但时至今日，应用文写作技法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呢。“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相应的概念来表达的东

西，让老师们拿什么跟我们说呢？

在应用文的课堂学习中，我们满心希望能学到一些应用文表达方面的常用技巧与方法，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总是得不到满足。这不能怪某个老师。因为，一来这些技法连个“名字”都没有，老师上课时总不能用“这个”、“那个”来指代吧？二来就大环境说，应用文教学至今还没有彻底摆脱“格式加例文”的简单印证，仿佛应用文写作教学就只有这么一点可怜巴巴的东西。学完课程，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记忆一些格式套路，真不如到时候“现用现查”。

当然，我们也会遇到这样一些认真的老师，他们会告诉我们：应用文写作技法是各种文章写作技法的综合运用，是一种“大技法”。但我们就是不明白，这种“大技法”到底是怎么“综合运用”的，为什么这些技法用在其他文章写作中就可以给文章增色添彩，而一样地用在应用文写作中就成了“四不像”？更何况，有些技法在应用文写作中压根儿就用不上，比如衬托、渲染、悬念、象征等等。亲爱的老师啊，您还得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只在应用文写作中使用的技法？

“那么，你去认真读一些应用文吧，那里面或许能找到。”老师只好这样打发我们了。

于是，我们认真地去读、去悟。这真是一种冒险，一种拿宝贵的时间做赌注的冒险，因为最终找到找不到，就要看个人悟性高低了。找到的，他会说：“应用文技法其实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且可以‘依葫芦画瓢’的东西。”而那些差不多“读书破万卷”却没能找到的，当然也会有他的理由：“连教科书上都没有说的东西，大概只能相信它没有了。”应该说，前一种解释并不高明——不仅等于什么也没说，而且还强化了后一种认识；而后一种解释倒是回答得很“聪明”：既可以保全“面子”，又可以摆脱“纠缠”。

但这种“面子”的保全却让应用文写作很没面子。因为，在文章写作领域，技法是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的，文学作品以及一些叙述性文章（包括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技法常常被纳入教学内容或者作为一种学术来深入研究，它们的概念体系非常丰富，也是相对固定的，专门研究文学写作技法或文章写作技法的学者可以著作等身，以此晋级加爵。技法通常也是作者写作水平高低的一大标志，并且，某一体式的文章在写作技法上是否丰富，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它的研究价值的高低。如

果应用文写作与技法无缘，那么其作者可能连“工匠”的名分都很难争取，而讲授或研究应用文的人更是“凤凰窝里飞出的鸡”。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矛盾中：说应用文写作没有技法，似乎有点绝对，也不符合文章写作的基本规律；说它有，又说不出是什么、有哪些。对于人类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的信息传播载体，并且也是自己“操练”了若干年甚至几十年的行当，既然自己搜肠刮肚也“说不出”，那么在别人眼里大约要等于默认“没有”了。久而久之，应用文写作“无技法”的意识占了上风。无论是从事应用文写作教学的，还是实际事务中从事案头工作的，对“技法”二字都讳莫如深。

说到这里，或许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出一个解套的办法：既然问题的症结就是缺乏相应的概念体系，那我们何不找来一些应用文文本，经过分析、归纳和概括，给出一些概念不就得了？还用得着这样连篇累牍地讲解吗？

说得好极了。不过笔者还是有个问题没想明白：这么些年了，怎么就没有哪怕是一两位学者想到这一点，并且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这项工作？要知道，这可是一件功在十年利在千秋的创新之举，而研究者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开拓创新，学者们最擅长的就是分析、归纳和概括。

看来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以笔者的陋见，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点：

一是观念的制约。在文章写作及其研究的领域里，长期存在着“文学才是老大”的心态，人们把研究和从事应用文写作看成雕虫小技，难以入流。南朝文章学家刘勰将所有文章分为“文”与“笔”两大类，“文”就是文学作品，“笔”就是应用文章。但对于应用文，刘勰评价得很客观，他认为应用文虽是“艺文之末品”，但却是“政事之先务”（《文心雕龙·书记》），应该把它放到相应的领域里去评价。糟糕的是，后人片面地发挥了刘勰的论断，只是在文学领域强调其“末品”地位，而故意隐去了其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的“先务”价值。我们的一些应用文写作教师似乎也对此予以默认，教的是应用文写作，研究成果却是文学方面的，这造成了“两头不讨好”的局面：在应用文写作领域，博得了一个“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恶评，在教文学的同行们面前似乎也总是个“跑龙套”的角色。这种观念还渗透到我们的教师职称评定体制中。按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来说，只要沾上“应用”两字，可不就贬值了吗？何况又是人人都会写（写好写不好姑且不论）的应用文！这样，

只要人家在成果鉴定中说个“学术价值低”，绝对是一记重拳击中软肋，只好蜷缩起来苦苦呻吟。这对于教师们的研究积极性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挫伤。从这一点来看，不是没有人想到做这项工作，而是想到了也没胆量、没心思去做。

二是应用文技法本身特殊性的制约。应用文技法运用的高度综合性，特别是一些体式 and 语体上的表达规范，大大增加了应用文技法命名的难度。比如，在一份总结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叙述、议论、说明等常用的表达方式，但这里的叙述、议论、说明似乎又与以往在语文课或基础写作课中接触到的不大一样，我们又不能说它不是叙述、议论或说明，那么叫什么好呢？

说不出不等于没有，不好做也不等于不能做。成功在于尝试，因此我们可以按照应用文写作的特性，试着给出一些名称（或概念）。在给事物命名的问题上，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比较现实的做法是：能做多少先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先做到什么程度，不能给出概念的，不妨先作现象描述，做得不好总比不做强。对于应用文写作者来说，首先要破除“无技法”观念的束缚，在现有的条件下，掌握应该掌握的技法，不能等到将来技法研究成熟了再去学习。

即使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也还会有人认为：你只说了为什么没有人研究应用文写作技法，这并不等于说应用文写作就一定有技法。就算有技法，那也是文章技法，干吗还要搞出个“应用文写作技法”？

这就涉及本书写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应用文写作技法应该是“人无我有”的，而不是一种“公共技法”。

先说“有没有”的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拿最简单、最常见的事实来说，我们在写一份总结时，如果一口气从头写到尾，即便我们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读者却很难搞清我们到底说了哪些事项，于是我们把这些内容分成若干条目，甚至若干层次，读者一看，立刻就清楚了。这就是技法的作用。至于这种技法叫什么可以先别管它，至少我们现在得承认，应用文写作其实是有技法的。再往简单里说，我们想把这份总结的标题弄得有点“花样”，于是我们采用主副式标题。主标题需要概括，那么从哪些方面去概括呢？副标题常常是一个“要素式标题”，这些要素该怎么排列组合呢？

但是如果有人说：凭感觉不就成了吗，还谈什么技法？再说了，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硬是把它往“技法”上靠，不是成心糟蹋人家“技法”这个词儿吗？

这还真说对了一半，应用文写作技法就是些“雕虫小技”，不过要是“跟着感觉走”，走哪儿算哪儿，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不是我们的写作初衷。至于说拿着“雕虫小技”往技法上硬靠，那可不是笔者的初衷，而是应用文写作的客观要求。只要我们写的是应用文，并且想把它写好，我们就得使用这些“雕虫小技”。我们可以不把这些“雕虫小技”叫做技法，但应用文不会答应：都是把文章写好的方法，文学写作可以叫技法，凭什么我就不行。

再说“人无我有”的问题。

写作可以分成若干大类，比如基础写作、文学写作、新闻写作、应用写作等，既然可以分类，说明各类文章都有着自己的属性，这些不同的属性往往要通过技法的运用来体现，也就是说，一定的文类需要一定的技法，不同的技法也造就了不同的文类。当然，基础写作中的叙事技法，与文学写作、新闻写作比较接近，甚至可以通用，但一放在应用文写作中就不那么灵光了。比如叙事技法中的“波澜”，在文学写作和新闻写作中比较常用，它可以增加文章的趣味性，但在应用文写作中却只能增加阅读障碍。反过来，像分条列项这样的技法却只能用于应用文写作中，如果用于文学作品中，那就没人愿意读了。

应用文写作到底有没有技法，这是个视角问题，也是个观念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技法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发现它；如果我们抱定“无技法”的信念，那么至少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是不存在的，尽管我们在写应用文时总免不了要使用它。

二、讲技法不等于“唯技法”

写作当然要靠作者的综合素质，光靠技法当然也写不出好文章，但是，如果有了其他素质而没有一定的写作技法，是不是就能写出好文章呢？

写作作为一种书面表达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个体行为活动，其表达技法的成分占很大比重，因此当我们在强调综合素质的时候，不能漏掉技法这一很重要的“个别”，更不能用“综合素质”去排斥或打压技法。同时，

也应该注意不能一门心思只从提高写作技法一个方面来提高写作能力。

本书是专门谈论应用文写作技法的。但事情一往“专门”里做，就容易让人误解、猜疑、担忧：你这是不是“唯技法”？是不是“技法至上”？写作活动依靠的是作者的综合素质，提高写作能力应该从培养作者的综合素质入手，光靠技法能写出好文章吗？

只取一点，不及其余，把话题往极端上推，遇见问题只朝一头想，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写作当然要靠作者的综合素质，光靠技法当然也写不出好文章，但是，如果有了其他素质而没有一定的写作技法，是不是就一定能写出好文章呢？这就好比人要活着，他必须要有呼吸、饮食、睡眠等等，这些活动共同组成了人类生存的综合条件。我们单说饮食，并不等于说只要有了饮食人就能活着。单靠它不行，没有它也不行，饮食只是“人活着”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只有和其他必要条件共同发生作用才有意义。任何一个必要条件都不能单独引起某一后果，同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必要条件也不能引起某一后果，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逻辑常识，但一到了面对实际的时候，为什么总有人喜欢钻牛角尖呢？

这种逻辑上的“糊涂”并不是笔者的一种假设或者虚构。若干年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内容设定中，写作技术（主要包括写作模式、写作程序、写作规则、写作技法）应该是“重头戏”。很快就有了争鸣文章，认为应用文写作教学要培养的是学生的人文素质、职业道德、政策水平、专业知识、独立人格、健全的工作意识、开拓创新的本领等等，那言外之意就是，甭跟我说什么写作技术，哥说的是“以人为本”，你那套把戏不过是“以文为本”。

应用文写作当然要靠“人”，这一点也没错；应用文写作教学要培养的是能适应应用文写作的“作者”，这当然也没错。但是，这个“作者”凭什么来证明自己具有这样的资格呢？如果这个“人”具备了很好的人文素质、职业道德、政策水平、专业知识、独立人格、健全的工作意识、开拓创新的本领等等，就是一拿起笔来不知该怎么写甚至总也写不好，我们就只能承认他是个很不错的“人”，而不能说他是个合格的“作者”。作者的身份是靠文章来认定的，文章里既凝聚着作者的综合素质，也反映了他在技能技巧方面的熟练程度。综合素质可以带动技能技巧，这在现实中有许多例子，但现实中也有很多综合素质不错的人却总也写不好应用文，